

送礼，也有些耐人寻味的轶事与趣闻。

儿时有一种礼物我见了总会遏制不住地、不分场合地大笑起来：那是一种名为“袋袋糕”的东西，它是用彩纸糊在硬板纸上，然后弯曲成盒子模样密封起来，若摇晃它一下，它会像波浪鼓般地“砰砰”作响。原来这里面放有两三块“火炙糕”而已。只因是“代代高”的谐音，算是吉祥的。若有人将此物送给我娘，我娘还得恭敬地致谢，在旁边的我因憋不住而爆发出了响亮的笑声时，我母亲因客人在旁、面子上搁不住而大骂：“疯丫头真疯了！”

“这也是在玩《皇帝的新衣》呢！”我笑着答道。我娘是文盲，不知我在说些什么，只是摇头。可客人是识字的，他趁我娘没注意时，

送礼

吴凤珍

抛给我一个狠狠的白眼！

现在自然也有各式各样送礼的。

有对耄耋老夫妻到外地近亲家去，那女媳妇（婆婆）倒是坦率地对那对老夫妻讲：“待会儿我那儿媳要来，你们一定要准备好给她新添的儿子的见面钱啊！”那老夫妻淡淡一笑，其实他们是准备了见面钱的，见这位当奶奶的竟主动开口索取，感到太急吼吼了，农村人出身，真坦率得可爱。她儿媳嫁来了，老夫妻遵循将一个装有200元的红包递给那儿媳。隔天，老夫妻将乘火车返家了，这位儿媳驾车来了。从后备箱里取出一只颇大的硬纸板盒子，

说是给这对老夫妻的。这自然算是回礼啦。那老夫妻一瞅，倒吸了一口冷气，是什么呢？外面包装上写的是什么营养液，全是一瓶瓶玻璃瓶子里的糖精水。这礼物既拎不动，亦碰不得。必然只得放弃了这个礼物，让这位婆婆去享受了。他们并不期待人家的回礼，只是这礼物太开玩笑！

老夫妇进火车站，跨进车厢甫落座，便想起了他们花200元获得了如此的奇遇，不亦乐乎？老两口便相对爆发出了大笑。

先夫在世时是重点高中里的数学教师，数学在高考与中考中皆是重要学科，于是他就站在了两考的风口浪尖上了。前来求教的家长们踏破了门槛。一般来说，他总是首先考虑的是本校同事们的孩子，而且都是义务辅导的。

我家在“文革”中是被下放苏北农村的，刚上调时学校安排上调教师暂住汽车棚楼上。那儿是近学校的后门处。我发现那儿的空地上常有个孤独的、滚着铁环玩的男孩，新时代了，早已没了把铁环当玩具玩的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学校看后门的工友的儿子，姓赵，家在后门口。其父木讷寡言，人皆称之为阿赵。其母为农村人，学校照顾让她做临时工，空时还帮人家洗衣、缝被等，平时鲜有人去搭理他家的。

有天我于无意间在丈夫前偶尔提及有人说

这孩子的学业欠佳。于是他去了孩子的任课老师处去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并认真备好初一的课，再主动去邀他来补课，连续花了不少的课时，一直要等他基本理解为止。

某天我下班回家，上楼见有个孩子的身影守候在我家门口。走近一瞧是这孩子，他一手托了一只菜碗，另一只小手五指张开遮住碗面。见我欢喜地把遮住的手拿开，里面是半碗活蹦乱跳的小拇指大的虾！他说是自己在那边鱼池里捉到的，无论如何要给我们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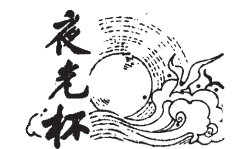
我曾冷眼里见过他娘的菜篮的，且在这后门的鱼塘里捉虾实非易事，我岂肯收这样珍贵的礼物呢？我双手只是摇着——“不，不，这不能收的。”

他真诚地说：“你们不仅理睬了我，还花了不少时间为我补课。这虾是少了些，可是我专门为了传老师才去捉的啊！”

“我们替很多同事的孩子都义务补课的，你色不也是我们的同事吗？这虾你自己吃吧。”我答道。

岂料两颗晶莹的泪珠从他两面瘦削的脸颊上滚了下来。我实在不忍伤了孩子的心，再三谢过后，这才收下了。

——这是我与丈夫生平收到的最宝贵的礼物，那是孩子的一颗心哪。



肚脐眼里做文章



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好人没有肚脐眼。有什么道理吗？没有。这句话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肚脐是一个凹陷的孔眼，在人出生以前，它是接受母体营养的生命之眼。一旦呱呱落地，脐带脱离，肚脐从此就封闭了起来，已不再是孔，不再和内脏相通，但仍然是个较浅的眼子（眼子有两种，一种是穿透的孔；另一种是凹下去的、深度不等而有底的洼陷处，如“一眼井”）。又因为肚脐位于人体的中心（国外常用“世界的肚脐”表示“世界的中心”），故也被称为“心眼”，久而久之又被当作“心计”来理解。说一个人没有肚脐眼就是没有心眼，没有心眼就是不会算计别人，这样的人自然是好人啰。其次，“好人没有肚脐眼”往往在吵架对话时作为讽刺语：“你是好人？帮帮忙，好人没有肚脐眼的。”意思就是“你绝不是好人。”用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来否定一个行为现象，相当于另一句话：“好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打住“戏言”，话说这肚脐尽管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使命，但人类总觉得还应该再让它发挥一点作用。现代人终于想到了一个点子：脐饰。一向有头饰、服饰、足饰……为什么不来点脐饰呢。肚皮，尤其是女人的肚皮，常常被看作一个性感平台，之所以性感，主要是有一个肚脐眼在点缀，否则，一个没有肚脐眼的肚皮不就成了了一块怪怪的平板了吗？

脐饰在我国也有人称之“肚脐扣”，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就像戴耳环需要在耳垂上穿孔一样，为了佩戴脐饰，必须在肚脐边的皮肉上穿孔，而且远比耳垂穿孔复杂，穿孔后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愈合期（数周至数月不等）。穿孔处每天应消毒几次，首次装入的脐饰还得定时转动。饰品可用合金材料、水晶、宝石等制作，款式可通过螺纹更换。

热衷于脐饰的女性也许会诉说脐饰的一些优点，诸如饰品的可选性大呀、很灵活呀，想显露时只要换一套露脐装；不想展示，可穿别的衣服。不过当你听说在一次车祸中，一位年轻的女士因所系安全带强烈挤压脐饰而受到严重伤害时，不知有何感想。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肚脐眼中会积累一种“产品”——脐绒，内衣上掉落的纤维，身体上的尘埃由体毛缠绕着，组成一小撮脐绒而积聚在脐眼中。此现象主要见于体毛茂盛的人种内。2001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卡尔·克鲁谢尔尼基对这一现象作了系统研究，最后得出如下结论：脐绒由内衣纤维、坏死的皮肤细胞和掉落的体毛组成。和人们想象的相反，脐绒主要是从下往上进入脐眼的，即身上掉落的体毛和内裤摩擦产生一种引力将纤维吸入脐眼。男性的脐绒比女性的多，因女性的体毛细而短。脐绒都是蓝灰色的，这是各种颜色的内衣混合而成的“平均色彩”。克鲁谢尔尼基后来因其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而获“低级诺贝尔奖”（源自英语 ignoreable——低级）。该奖旨在激励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探索，获奖者无奖金，但研究成果都在知名杂志上发表，因为它们“看似无用，但趣味无穷、发人深思。”



小楠是我小学同窗。她的母亲是先天性聋哑残疾人，我和同学们亲切地称她为哑娘。

那时候，忙着种地、打工的父母根本没时间接送我们上下学，同村的孩子门习惯于结伴回家。只有哑娘天天接送小楠，下雨时，哑娘帮小楠撑伞，自己湿了半个身子。哑娘喜欢悄悄地趴在我们教室外面的窗台上，看我们上课，更多的时候是看小楠。每当看到哑娘，小楠都把脸深深地埋在课本里，不敢抬头。而正在聚精会神听课的同学却乱了套，开始交头接耳起来，老师只得叫起小楠，让她把母亲劝回家。于是，小楠满脸通红地跑出教室，快速地和母亲打着手语。隔着窗户，我捕捉到哑娘一脸的失落，看着哑娘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从此，哑娘就不来学校了。

有一次，我和小楠值日。时值冬季，我们打扫干净教室后，天已经黑了。走在回家的路上，听着呼啸的北风吹动树梢的异响，两个小孩儿紧紧地牵住彼此的手，微微颤抖着。这时，迎面快步走来一人，正是哑娘，她打着手语说：“我知道你不让我来，可天黑了，你还没回家，我就找过来了。”那天，哑娘带着小楠把我

一朵雨做的云，被寒风一吹，冷，思乡心切，要回大地了。“回来吧。”大地伸出山峦的手臂，迎接她的儿女。

云儿还原成雨水时，亮起闪电，滚下雷声——云儿对大地的恋歌。刹那，天放晴，我要出门了，却见一只蜘蛛，从门楣上垂挂下来，像从直升机里弹跳下的空降者。一个小小小的圆点，释放着浩然正气。望着这小小的动物，我愕然了。节令还没到阴历正月半，丝丝嫩寒漫溢着，你却已从眠床上醒来，行色匆匆了。是春雷把你唤醒？抑或是万物复苏中，你觉察到了虫害的蠢动？你垂挂在那儿，是滞止我的行动，暗示我什么吗？

有人说，这几天，眼皮老是跳，叮嘱我外出时要谨慎，人多路挤，放慢脚步，有人撞来，快闪开……我说，我不再是莽撞的小伙子了，铃声清脆，车刹灵光，车把掌握在自己手里。唯物主义者，不信那个邪。小小的蜘蛛，像问号的那个圆点，竟溅起我纷纭的思绪。于是，我向你投以注目礼，骑上自行车，走了，赶着我们共同的路程。

而春雷，是宇宙给人类的生物钟，警示什么吗？

旅游特色与情趣

刘宝民

因如此，一些游客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当物质生活的需求有了质的飞跃后，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必然同步增长，而旅游休闲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层面看，精心打造旅游特色，培养游客文化情趣，在潜移默化中营造温馨氛围，又何尝不是在传播当今时代的正能量呢？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黄金季节，国内旅游市场日趋升温，不少旅行社马厉兵全力出击，精心打造出经营新格局；而游客似乎也更懂得为睿智和理性，审时度势，享受休闲时光。值得关注的，只要细心浏览一下媒体上那扑面而来的大幅旅游广告，不难发现，多数旅行社推介的旅游路线几乎如出一辙，参观项目出奇的雷同，至于行程安排、生活服务更是相似。据业内人士讲，这种情况在旅游业已存在了很长时间，形式陈旧呆板，内容一成不变，缺乏创新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的拓展与深化。无怪乎有的游客说，我国地域广阔，景区众多，为什么转来转去总是那几条路线，让人兴趣索然。因此，希望能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和个性化的服务。

大凡亲身经历过自助旅游的人，都清楚，一些未被旅行社列入“热门”旅游线路的地方很具观赏价值。比如，位于湖南的张家界不仅拥有享誉天下的诸多景观，而且有着独特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倘若能开辟一些富含人文特色的参观线路，让人兴趣盎然。因此，希望能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和个性化的服务。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刘宝民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